

又见炊烟柴火馄饨

查晶芳(安徽)



菜窖记忆

王国梁(河北)

天寒风冷,父亲在菜地里大声喊我的小名。风声呼啸,父亲的声音却格外响亮浑厚。我一边答应着,一边把铁锹递给父亲。父亲已经丈量好地窖的长度和宽度,他像准备迎接一场战役一样,大声地说:“开挖!”

在我的记忆中,一直有这样印象深刻的一幕。那些年,父亲每年初冬都要挖菜窖,用来储备冬天的蔬菜。菜园里的菜几乎年年大丰收,白菜、萝卜、大葱,堆起来像小山一样。北方的冬天太寒冷,把蔬菜储存在菜窖中就不怕被冻坏了。

最重要的是,父亲要趁着冬闲去城里卖这些蔬菜。别人的冬闲是悠闲的,而勤劳的父亲最怕闲下来,闲下来他就会无所适从,觉得“日子过得空荡荡的”。“日子过得空荡荡的”是父亲的原话,我现在理解起来,应该跟虚度光阴的意思差不多。父亲是个追求生活的充实感和成就感的人,我亦如此。每年漫长的冬天,父亲就像蚂蚁搬家一样,把菜一点一点往城里搬,换回一些钱来。

因为需要储存蔬菜,挖菜窖就成了必不可少的“大工程”。说实话,挖菜窖没什么技术含量,但的确是个“大工程”。要在地里挖出两三尺深的菜窖,实在是费力气,但父亲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咱有的是力气。用力气换来美好的生活和未来,是父亲多年不变的愿景。父亲说:“房子是一砖一瓦起来的,菜窖是一锹一挖挖出来的,不怕慢,就怕站,慢慢挖就是了!”父亲擅长在劳动中对我进行教育,很有说服力。我学着父亲的样子,一锹一挖挖着。刚开始挖的时候,风一吹,我就感觉特别冷。可父亲说过,干着干着就暖和了。果然,一会儿功夫,我已经感觉不到风是冷的了。

我和父亲卖力地挥着铁锹,小半天功夫,菜窖已见雏形。接下来的活儿更累,需要把菜窖里的土都铲到地面上。两米多深的菜窖,想想这个“大工程”,我有些犯怵。父亲说:“一个好汉三个帮,咱请你三叔、四叔、五叔来帮忙!”叔叔们全都到了,大家一起挖菜窖。我们一边干活,一边聊天。大家的铁锹声和说话声此起彼伏,一派热闹的场景,给寂寥的初冬原野增添了几分生机。

父亲嗓门大,声音听上去底气十足:“这大菜窖多好,放的菜能吃到明年开春呢!老三、老四、老五,你们的菜吃完了就来咱这大菜窖拿!”三叔说:“行!你今年卖菜赚了钱,得请我们喝酒!”父亲哈哈一笑说:“没问题!”眼看着菜窖一寸寸深下去,我们的铁锹挥得更有力了。

说说笑笑间,菜窖挖好了。母亲早做好了丰盛的午饭款待叔叔们。饭桌上,照例有酒香。那个年代,只有过节才会有这么好的酒菜。好多年里,我家挖菜窖就像举办一场盛事一样,颇有仪式感。虽然那是我累的时候,但心中仍然充满了期待。

菜窖挖好后,我们开始储存蔬菜。大白菜、白萝卜、胡萝卜、大葱、土豆、红薯,一样样搬进菜窖,我们一家人进进出出,码放得井然有序。妹妹笑着说:“咱们真像要过冬的小动物一样,准备冬眠了!”父亲哈哈大笑说:“咱可不冬眠,冬天也得精神起来!”

干完活,父亲拍拍衣服上的土,安心地笑了。漫长的冬天,他有了忙了。

子挤了挤眼。

坐在一旁的王奶奶对他直瞪眼,他哈哈大笑起来,说:“这老太婆……我们相伴44年啦!”看着王奶奶脸红了,尹大爷笑得更加得意了,笑容中带着顽皮,还带着孩子般的天真。

昏黄的灯光,陈旧的桌椅,都在这笑声中温馨起来,柔软起来。

在夜色中回望馄饨铺,低矮的房屋已被黑暗淹没,但那昏黄的灯光一直暖暖地照着,温柔地将老人的身影投放在窗边,让夜色祥和,让“积善里”绵长的小巷如夜曲一般温情,如夜风一般柔和。

外,可我觉得是在情理之中。因为,行走世间,善良永远是最好的通行证。

巷子深,地方窄,陈设旧,正是回忆中的模样,也是柴火咕嘟咕嘟炖着岁月的情景。尹大爷越说越兴奋,“我们做生意实在,肉馅足足的,汤汁也从来不用味精兑开水,都是用新鲜排骨慢火熬成的。许多顾客都说我这柴火馄饨很亲切,有小时候的感觉,有老南京的味道。有人说烧柴火麻烦,我不觉得!我和老太婆早就习惯了。柴火慢慢烧,就像日子慢慢过,呵呵,老太婆你说可对啊?”说着,尹大爷偏过头对着一旁的妻

极。见我们啧啧称赞,老大爷笑得更开心了,自豪地说,他这儿回头客特别多,有不少外国游客也慕名前来呢!

老大爷的馄饨漂亮又好吃,他口中那些炊烟里的过往也很动人。他说,他姓尹,73岁,老伴姓王,68岁,他们这馄饨铺开了30多年了。最初是流动摊点,在车站边、菜市场等人流量大的地方,他都摆过摊,后来在老门东租了两间小门面。主营馄饨之余,他还为附近的民工们做爱心自助餐,只收成本价,10元管吃饱。现在这个馄饨铺火了,在网上还有许多粉丝。尹大爷对自己的出名深感意

得毫不设防,笑容是那么纯粹。他说,你们不吃馄饨也可以进店歇歇脚,反正现在店里也没顾客。

我们走进去后,老大爷一边包着馄饨,一边跟我们说话。他包馄饨的手法非常娴熟,皮在左掌中,右手夹馅往中间一点,左手再那么一卷、一捏,一个漂亮的小馄饨便成了。看着桌上那些漂亮的小馄饨,尽管肚子一点都不饿,我们还是忍不住点了两碗,几个人分食。清亮微黄的汤汁中,一个个圆鼓鼓的馄饨,你挤我,我挤你,几点翠绿的葱花在它们身边绕来绕去,可爱又诱人。咬开一个馄饨,皮薄馅足,汤汁鲜香,口感妙

那夜在南京,我们逛到老门东“积善里”。那是一条窄长的巷子,两旁房屋低矮,在阑珊的灯火深处,只有一家铺子还开着。门前白木板上“又见炊烟柴火馄饨”几个字,被昏黄的灯光照着,温馨而亲切,仿若又见炊烟。

一个老大爷正微微躬身,站在水池边收拾碗筷。他看上去有七十多岁了,白衣黑裤,大红围裙,戴着黑框眼镜,须发浓密如雪。

我感觉他是一个有故事的人,于是拿出手机,想偷偷地拍几张他的照片。他似乎感应到了,突然偏过头来,对着我灿烂一笑,突

初冬(外一首)

谢尚园(浙江)

初冬来了
一切都变了模样
而我,则在北风刚刚起步的时候
倾听到了内心汹涌的涛声
此时的我
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清醒
因为信念
爱与前行,一直相拥
我知道
我还是从前那个青年
朝气蓬勃,容光焕发
清澈的眼神,追寻的笑容从未减半
即使冬天也冻结不了我前行的脚步
初冬,追梦之心更盛
心中的太阳更红
和时间一样,不问结果
只是永远满怀希望地冲锋

君子兰

义无反顾地生长
每一片花瓣都高傲风雅
我轻轻俯身
尽享这醉人的芬芳
感受她生命中
最盛大最庄严的时刻
那时
一个声音在寒风中
化成一抹暖暖的微笑
飘啊飘
飘落在我心间的沸点上
恰好与我当时的心情吻合

冬日,有一个火炉在远方

张满仓(陕西)

冬日,有一个火炉在远方
炉火日夜夜地燃烧着
愈燃愈旺
虽无形却充满温暖
每时每刻都放射着爱的光芒

冬日,有一个火炉在远方
炉火充满神奇的力量
它是一种美丽的诱惑
万水千山挡不住
寒风冷雨阻不了
年年岁岁,每到冬日
它就牢牢地吸引住了
那一双双来自千里之外的目光

冬日,有一个火炉在远方
炉火燃在游子的心里
那所需的燃料
来自父亲沧桑的脸庞
来自母亲满头的银发



琴瑟和鸣

张晶晶(北京) 摄

老家厨房的变迁

张晶晶(河南)

小时候跟着父亲回乡下老家,我最怕在奶奶家的厨房吃饭,因为奶奶家的青砖大地锅不仅煮人吃的饭还要煮猪食。而且猪圈就在厨房旁边,矮小简陋的土坯房里养着几只猪,常常有猪粪的臭味弥漫在厨房里。每次吃饭端起碗,原本香喷喷的新米饭混合着那股刺鼻的臭味,我又联想到锅里煮的猪食,食欲顿失。

二十多年前,我又跟着父亲回老家。爷爷奶奶去世后,老房子留给大伯一家居住。厨房还是原来的厨房,不过烟熏火燎的墙壁已被粉刷得雪白,那个青砖大地锅还在,只是它不再用来煮猪食。厨房旁的猪圈也被打扫得干干净净,里面堆

放着柴火,因为没有养猪,厨房里再也没有那股刺鼻的猪粪味了。大伯说人们都不愿意在家里养猪了,因为不卫生,要养的话,就在村外专门的猪圈里去养。那次,在老家吃饭时,我终于感受到了新米饭的喷香,厨房里弥漫着各种炒菜的香味和烧秸秆的烟味,那是农村特有的诱人的气味。

十年前,我再回到老家,家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先泥泞的道路全都变成了光滑平整的水泥路,许多老房子都被一栋栋漂亮整齐的新房子替代,走在村里,感觉有点陌生。大伯家的土坯厨房和猪圈不见了,在原来的位置盖起了一间宽敞的厨房。厨房里砌了灶台,贴了

洁白的瓷砖,灶台上方安装了抽油烟机,下方是液化气双眼灶,那个青砖大地锅没有了,换成了小铁锅,还有电饭煲、电磁炉。那时大妈已经去世了,大伯说他还是喜欢烧柴火的土灶,那柴火的烟味让他想起大妈做饭的情景,是个念想。那时,堂哥不仅种地,也开始做起了化肥生意。

近几年家乡又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去年我回到老家,看见老家的厨房和老屋都已拆除,一栋两层的小洋楼拔地而起,堂哥和堂嫂在门口迎接我们。进厨房一看,大理石的灶台上有液化气灶、微波炉、烤箱……厨房里该有的电器几乎都备齐了,厨房正中间放

了一个圆桌形的新式地锅,既可以煮饭又可以当饭桌。堂哥说大伯已经九十岁了,这个地锅也是为他买的,现在农村为了防止污染环境,已经不烧煤炭了,但偶尔烧个柴火、做个地锅饭,能够让大伯高兴高兴。

随着国家的发展,农村经济也在飞速发展。现在过年回到老家,与大伯和堂哥一家在新楼房整洁的厨房里,围着热气腾腾的新式地锅吃着香喷喷的年夜饭,闻着溢出地锅的柴火味,那真是舒适、快乐和幸福的味道啊!这么多年来,老家的厨房不断地改变着,堂哥家的日子就像大伯说的那样“芝麻开花节节高”,越过越富裕,越过越红火了。

冬日之美

刘小兵(湖南)

许多人都赞叹春的蓬勃勃、夏的奔放热烈、秋的绚丽多姿,可我却要倾情地赞颂冬的深沉博大。

季候是披在大自然身上的外衣,每一个季节,都有它的神韵。没有冬季,四季是残缺的;有了冬季,大自然的画卷才五彩斑斓。沐浴着大自然的慷慨阳光,我在时光的流淌中,畅享着冬天的静谧和恬淡。冬日是平静的,也是豪情万丈的。行走在冬日的时光里,你会恍然发现,冬天正以一种优雅端庄的姿态,展现着至美至纯的风采。

冬日,美在沉静。它虽然

没有春天的缤纷,也没有夏天的繁华,更少了秋天的绚丽。但它却洗尽铅华,让万物都呈现出素雅娴静之美。冬日里,无论是巍峨的群山、高大的树木,还是奔腾的河流、广袤的平原,它们都潜藏在季节的深处,保持着一种沉默、思想的状态。这种缄默不是无生机,更不是暮气沉沉,而是一种历经沧桑后的成熟,是一种坦然面对风霜、惯听松涛雷鸣的大度。

冬日,美在壮阔。冬日里的云,朴实厚重,像一个憨厚的中年汉子,那份豪气,仿佛能承载

世上所有的负重,看着就让人踏实。冬日的天空,比任何一个季节都要空旷深邃,像一幅留白的水墨画,虽然少了色彩的装饰,却给人一种雄浑的力量。冬日的大地,辽阔深远,那一览无余的原野,像一本博大的书卷,等着我们去翻阅、去品味、去书写……

冬日,美在豪迈。季节在经历了春播夏种秋收之后,安然进入了冬藏。岁月只有在沐浴了轻风细雨之后,再经受一番霜雪的洗礼,才能恒久。而人们,在品味了春华秋实之后,再咀嚼一番冬天的滋味,才能历

练深刻。你看那些万物,在冬日的岁月里,以沉稳的姿态,安然面对冰雪之剑,迎着季节的挑战。那种不屑一顾的豪气,让人心生敬意。再看冬日里忙碌的人们,并没有因为冬日的严寒萧瑟而失却心中的豪情。他们奔波在祖国的各条战线上,用智慧和大无畏的精神,谱写着一个个感天动地的恢弘诗篇。

冬日的美,需要我们去发现,去品味。更需要我们用智慧之光,照亮冬日的每一寸土地,去耕耘,去创造,那才是冬日最美的境界。